



玉钗盟

卧龙生 著
(台湾)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四

(鄂)新登字 05 号

玉钗盟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63 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文字 603 页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33.12 厘米 插页 80 万字

1994 年 2 月第一版 1994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391-0857-0

1·728 定价:22.00 元

(全四册)

十六、两仪尺大战戮情剑

蓦地里白虹疾闪，一道剑光，电奔而到，剑杖相触，砰的一声脆响。

梅娘手中的竹杖，吃那疾奔而来的剑光架开，击在一块山石上，一块拳头大小的山石，应手而碎。

上官婉倩运足了全力，架开了梅娘竹杖，人已经累的有些喘息。

这位倔强的姑娘，接过白发萧萧的梅娘两杖之后，似是已自知无能相敌，并未借机抢先，垂下手中长剑，傲然说道：“你不能杀他！”

梅娘冷漠的一笑道：“为什么……”但她却似突又恍然大悟的接道：“是啦！先把你杀了之后，再杀他！”一挫腕，收回竹杖，横抡欲击。

上官婉倩直似未把生死大事放在心上，冷漠的说道：“我打你不过，你要杀死我，那自然十分容易，但你却未必能是他的敌手……”她微微一顿后，又道：“如是我未战得筋疲力尽，只怕你在百招之内，也无法伤得了我！”

梅娘一顿竹杖，入石三分，忍声说道：“他连我一掌也接不下，何以我打他不过？”

上官婉倩道：“这样搏斗不公平！”

梅娘厉声喝道：“讨死的利口丫头，哪里不公平了？”

上官婉倩镇静的说道：“他未和你们动手之前，身上所中的剧毒，已经开始发作，连番苦战，早已不支，你在他力尽当儿，那自然是一击成功了。”

梅娘道：“就算如此，也不能证明老身不是他的敌手！”

上官婉倩冷然笑道：“你学过剑么？”

梅娘道：“老身摘叶可以伤人，飞花可以杀敌，这一根竹杖已是多余，纵有利剑，也不屑用。”

上官婉倩听得心头火起，不知不觉摆起上官堡的小姐派头，娇声叱道：“我问你懂不懂剑术，谁问你武功了？”

梅娘倒是被她强不畏死的豪气所动，心底里泛起一缕惜爱之情，略一沉吟道：“老身一十八般兵器，样样都能用得，何况用剑？”

上官婉倩道：“这就是了，最上乘的剑道，无非是驭剑伤敌，你自信能有此能力么？”

梅娘微微一怔，道：“驭剑之术，老身虽然不会，但也伤我不了！”

上官婉倩严肃的说道：“你的武功之高，乃我生平所遇强敌中第一高人，但如说你能胜得过他，只怕未必，在江湖上行走，凶险随时难免，你如果自信能够胜他，今宵就不该伤他，七日后再来此地，好好的较量一场，那时，他体力已复，你们作一场公公平平的搏斗，胜者心安理得，败的也死而无怨！”

那久未出言的紫衣少女，突然冷冷的接道：“他既然已经毒侵内腑，你如何能让他活过七日？”

上官婉倩呆了一呆，道：“这个不用你管，我自会想办法替他解毒！”

紫衣少女冷笑道：“你不用遁词欺我，当今之世，除了我，无人能够救他，也无人敢于救他！”说话之间，人已缓步走了上来。

梅娘横跨两步，挡住了上官婉倩，替那紫衣少女让开一条路。

紫衣少女走近了徐元平，缓缓蹲下身子，轻掀覆面黑纱一角，瞧了瞧徐元平的脸色，低声叹道：“剧毒已泛现于眉宇之间，难过今夜子时……”她仰起脸来，望望天色，接道：“他只有一个时辰好活了！”

上官婉倩虽然夸下了口，但她心中实无解救徐元平身受剧毒之能，听得紫衣少女之言，心中大是焦急，但又不好意思开口向人询问，只好苦在心头。

那紫衣少女突然站起身，冷冷的对上官婉倩道：“你守在此地，等着他气绝吧！但有一件事，我要得到他的尸体，你只要能够答应，我们就立时撤退，等你确定他已经死了，尸体就交给我们带走。”

上官婉倩道：“你要他尸体何用？”

紫衣少女道：“谁也无法预料数日后的心情，也许我把他投在山谷中喂蛇，也许我把他曝放在山峰上让兀鹰分食……”她轻轻叹一口气，道：“也许我会替他筑建一座很精巧的坟墓，以收殓他的遗体！”

上官婉倩微微一怔，道：“你的心可算够得上毒辣二字，死不记仇，他人死了，你还要糟蹋他的尸体？”

紫衣少女娇声道：“你是他的什么人？竟然这样问我。”

上官婉倩脸上一热，忍声答道：“我是他的朋友，怎么样？”

紫衣少女一阵脆笑道：“朋友？既非同出一师，又不沾亲带故，自认是他的朋友，你也不觉害羞么？”

她举手理一下吹乱的散发，接道：“再说他也未必会承认你是他的朋友。唉！自作多情的姑娘！”

上官婉倩生性好强，具有须眉之风，对那紫衣少女前句的话，倒未放在心上，但后面两句话，却是深深的刺伤她的芳心。

她凝目望着那卧仰在地上的徐元平，心中泛生起万千愁苦，暗暗想道：是啊！不知他承不承认我是他的朋友，如若此刻能够挣动，只要他轻微的一摇头，我立时将羞愧的无地自容。

全场中突然沉默下来，每人的心上，都如负重铅。

那紫衣少女忽然俯下身子，缓缓捡起了戮情剑，说道：“此剑虽然锋利无匹，但据有此剑之人，一生都得不到快乐，名剑如名花，孤芳自赏……”

上官婉倩突然抬起头来，喝道：“放下，不要碰他的东西。”

紫衣少女柔和的说道：“这是你们中原武林道上的传说，凡是据有此剑之人，一生都要寂寞孤单的度过，想来你一定知道这个传说了？”

上官婉倩道：“知道又怎么样？”

紫衣少女道：“知道了就最好不过，我用这柄剑刺入他的心中，把他杀死，这剑上沾上了他的血，你再用这柄剑自绝一死，我就为你们建筑一座鸳鸯冢。墓碑上刻出你以身殉情的经过，劝世人永别妄图戮情宝剑，想那哄动之情，必然要超过独孤之墓。”

她的声音柔美中充满着幽幽哀怨的魔力，婉转的说来，字字扣人心弦，梦呓般轻诉，使人有着一一种世界末日的感觉，似是天地间充满痛苦、死亡……

上官婉倩茫然叹息一声，道：“你说的很有道理，一个人活上一百岁，也是难免一死。如若死了之后，能留给世人深长的怀念，那也算死的值得了。”

紫衣少女道：“你答应了？”

上官婉倩缓缓的向四周看了一眼，道：“在你们重重的包围之下，我想冲只怕也冲不出去。”

梅娘冷笑一声，道：“你倒是有点自知之明。”

紫衣少女恐梅娘冲撞之言，启发了她的求生之意，赶忙接道：“那我就杀他了。”

玉腕缓缓探下，直向徐元平前胸刺去。

上官婉倩突然幽幽的叹一口气，闭上双目。

这位杀人不眨眼的女剑客，忽然变的脆弱起来。

微弱的星光下，隐隐可见那紫衣少女皓腕颤抖，显然她内心正有着无比的惊惧和激动。

锋利的剑尖刺入了徐元平的前胸，一缕鲜血，泉水般直喷出来。

那紫衣少女娇啊一声，全身都急促的颤抖起来。

梅娘疾快的伸过来一只左手，握住了她纤巧的五指。

颤栗似是有着强烈的感染，梅娘一和那紫衣少女手指相接，似是突然被人在她前胸击了一掌，全身也为之急剧一震。

原来那紫衣少女手掌纤指，冷若冰石。

梅娘惊噫了一声道：“孩子，你怎么了？”

那紫衣少女紧紧反抓着梅娘的手腕，叫道：“梅娘，我刺错了地方么？”

两人同时开口，谁也没有听清楚对方说的是什么。

上官婉倩霍然睁开眼睛，首先映入眼的那一缕喷射鲜血，她愕然的一声惊叹，重又闭上了双目。

那紫衣少女吃力的举起垂下的右腕，举动之间，有如负重千斤，她迅快的退后了两步，全身依偎入梅娘的怀中，当的一声，戮情剑跌落在石地上。

王冠中、驼、矮二叟，以及那缺了一条腿的红衣大汉，脸色都显得十分沉重，八道目光，怔怔的盯住在徐元平的脸上，肃然的神情中，流现出一股轻淡的感伤，似乎对才华横溢，豪气干云的徐元平，默致着歉疚和惋惜。

沉默延续了一盏热茶工夫之久，呼啸的山风中，飘传过来了一个沉重声音，道：“倩儿，倩儿……”这声音似是由老远处飘传而来，但入耳字音，都是清晰异常。显然，这人有着深厚的内劲。

上官婉倩迅快的捡起地上的戮情剑，对准前胸。

那锋利芒刃，切金断玉，上官婉倩只需微一用力，戮情剑立时将刺入前胸。

只听那呼唤倩儿的声音，愈来愈是凄凉，在黝暗黑夜里，呼啸的山风中，更显得声动心弦，亲情似海。

上官婉倩目光一瞥那紫衣少女，幽幽说道：“我爹爹在呼唤我，让我见上我爹爹一面，再死好么？”

紫衣少女凄凉的说道：“亲情深重，你见了爹爹之面，如何还能够死呢……”

她望了仰卧在地上的徐元平一眼，叹道：“只怕他的尸骨，就要凉了，你如

不愿意死，我们就收去他的尸体了。”

上官婉倩黯然说道：“我答应了，决不会变，见我爹爹一面后，立刻就死！”

呼啸而过的山风，此刻似乎突地减轻了风势，变得有如九月时节楼头怨妇足下的秋风一般萧索、幽怨而凄凉……

这萧索、幽怨而凄凉的微风，一丝丝，一缕缕，将她幽怨而凄凉的语声，飘送到远方。

紫衣少女木然而立，仿佛根本没有听到她的话似的，连移莲步，走到徐元平身侧，缓缓俯下身来，拉起徐元平的一只手掌。

她虽然一声未出，那一方覆面黑丝巾，又将她所有情感表情深深地隐藏了，但是她步履风姿之间，却自有一种慑人的威力。

上官婉倩虽然极不愿意她触及徐元平的身子，一时之间，竟不能出言阻止。

只见她十指纤纤，缓缓将徐元平手掌握了起来，她春葱般的玉指，虽然早已轻轻颤抖了起来，但此时此刻，却无一人觉察。

只听她幽幽叹息了一声，仰面向天，缓缓道：“想不到霎眼之间，他手掌便已冰冷了。”

刹那之间，她只觉心弦倏静，万念齐灰，仰天一叹，道：“苍天……你竟然真的教他就这样平平淡淡的死去了么？”

徐元平的手掌果已冰冰冷冷，她就似握着一片晶莹的寒玉一样。

紫衣少女却轻轻一笑道：“毒已入血，命已垂危，他即使早一个时辰死了，又有什么值得惊异和惋惜之处呢？”

上官婉倩霍然长身而起，目光垂落，满含怨毒地望着她，紫衣少女长袖一垂，也盈盈站了起来，上官婉倩右腕微抬，寒光一闪，疾向紫衣少女刺去。

梅娘突地轻叱一声：“你要做什么？”身形闪处，已至上官婉倩身侧一尺左右，只要上官婉倩剑光再进一寸，梅娘掌中那一根多节的竹杖，便立刻会点到她的重穴之上。

哪知上官婉倩眼神却已突地黯淡起来，似乎根本没有觉到梅娘的竹杖已触及她的罗衫。

她只是轻叹一声，缩回长剑，向徐元平黯然瞧了一眼，幽幽道：“你死了，很好……”剑光一转，回刺自己的咽喉。

就在这刹那之时，夜色中突地如飞奔来一条人影，大喝道：“倩儿，倩儿，

是你在说话么？”

上官婉倩语声未落，这人影已闪电般掠来，身形之迅快，有如苍鹰束翼而下，神龙自天而降。

森森的寒芒，已触及上官婉倩的肌肤，她脑中空空洞洞，一心一意只是想死，直待那慈爱的呼唤，传入耳际，晕迷的神智，忽然一清。

但见一个花白长髯飘飘，身躯高大的黑衣人，站在她身前两尺开外，星光下，只见他满含着两眶泪水，一脸愁苦神情，黯然说道：“倩儿，你受了委屈么？”

他深知这位刚愎倔强的女儿，从小在娇纵之中长大，对些微委屈，也是难以忍受，看她要横剑自戕，误认是受了极大的羞辱，才这般痛不欲生。

上官婉倩凄凉一笑，道：“爹爹半生宠爱女儿，怨女儿不能尽孝膝前了……”

上官嵩心头一震，大声喝道：“倩儿！”这两个字，几乎用尽了他生平之力，声音凄厉，高拔云霄，深夜之中，空谷传音，满山尽都是呼叫倩儿的回应之声。

上官婉倩听那震耳欲聋的倩儿呼叫声中，充满着无比的慈爱，无比的感伤，心中忽然一清，叫得一声：“爹爹……”两行清泪，已夺眶而出。

她心中很明白自己在父亲心中，所占的地位极重，眼看着年迈苍苍的老父，热泪滚下双颊，实不忍再伤害老父之心，缓缓的垂下手中的戮情剑，幽幽说道：“爹爹就只当没有生我这个不孝的女儿吧！”

上官嵩目光迅快的环扫了一周，道：“可是这些人欺侮你么？”

上官婉倩摇摇头，道：“是我答应了人家，非死不可。”

上官嵩微微一怔，道：“生死之事，也可以随便答应的么？”

上官婉倩道：“事已至此，悔亦无法了。”

上官嵩凄然说道：“你不念老父惦念你死后的伤悲，也该想想你那半身瘫痪的老娘，如若知你死讯，她还能不能独生人世……”

他长长叹息一声，接道：“倩儿！为父一生之中，从来言无不践，我自是不愿让我的女儿反复无常，如若他们凭武功杀了你，我这做父亲的纵然痛断肝肠，那也是无话可说。他们巧言骗你自戕而死，算不得光明正大的行径，纵有承诺，也不必一定遵守……”

梅娘突然一顿手中竹杖，厉声接道：“我们不过是念她年幼无知，才让她自绝一死，纵不自绝，也一样难逃死亡之运！”

上官嵩冷笑一声，道：“鹿死谁手，还难预料，且先莫大言不惭……”转眼望着上官婉倩接道：“倩儿，过来！咱们父女联手斗斗南海门……”

梅娘突然一顿手中竹杖，冷冷说道：“你们父女之情，这等深重，老身就成全你们了。”举手一杖，疾向上官嵩劈了过去。

上官嵩冷笑一声，横里闪开三步，避开了梅娘一击。

梅娘手腕一转，那纵击而下的竹杖，忽的变成横击之势，拦腰扫去。

上官嵩暗暗一惊，忖道：好快手法。刷的一声，肩上的长剑出鞘。

正待用剑封架梅娘的竹杖，哪知梅娘手腕一挫，突然又把竹杖收了回去。两道目光一瞥那紫衣少女，冷冷对上官嵩道：“过来，咱们找处空旷地方动手，你只要能够接下老身二十招，立时放你们父女走！”

上官嵩掂了掂手中长剑，沉吟不语，心中却暗暗想道：倩儿平常刚愎任性，勇猛绝伦，纵然遇上强敌，也是从不畏缩，看她神定气闲，并无刚刚和人力搏之象，不知何故，却要横剑自绝？

他只管用心推想，根本未听到梅娘说的什么。

王冠中一挥两仪尺，恭恭敬敬对梅娘说道：“老前辈请休息片刻，让晚辈先试他一阵如何？”

梅娘冷冷望了王冠中一眼，沉吟不语。

原来上官嵩闪避梅娘的杖势，退到了那紫衣少女的身侧，只要一挥剑，一举手，立时把那紫衣少女伤在手下。

王冠中似是也警觉到了师妹所处的险境，不敢贸然出手，重重咳了一声，道：“在下久闻上官堡主的武功，高出杨家、查家二位堡主，心慕已久，快请过来这片空旷之处，咱们好好较量一下。”

上官嵩久走江湖，何等老辣，心中忽然一动，暗道：他们能逼死我的女儿，让她横剑自绝，不知何以对我这般客气起来？目光转动，只见那紫衣少女垂首而立，竟似不知自己在她身侧。

她脸上垂着黑纱，无法看清楚她的神色，但看她站的角度，似是正把目光投注徐元平的脸上，不禁心中一动，暗道：她这般呆呆的站着，不知在想什么心事？

忖思之间，忽见那仰卧在地上的徐元平，身体蠕动了一下。

紫衣少女长长吁了一口气，缓缓坐了下去，举手对上官婉倩一招，道：“快坐下来，听我吩咐，迫出他身上毒血……”

上官婉倩微一犹豫，但却依言坐了下去。

双方紧张的形势，因那紫衣少女一句话，登时松懈下来。所有的目光，都投注两人的身上。

王冠中听师妹口风，似乎徐元平大有回生之望，心中百感交集，也不知是喜是愁。

他深知师妹的聪明，世无伦比，她精研医道，术绝尘宇，决不会随口而言。

他轻轻叹息一声，仰脸望望天色，黯然不语，对徐元平的复生，他有极矛盾的心情，既觉着这样一位武林奇葩，真的死去了，实在大为可惜，又觉着如不能此刻把他置于死地，再过上几年岁月，武林之世，只怕难有与他匹敌之人……

这矛盾的心情，使他对徐元平的生死，看得十分重大，只觉得这人的生死，关系整个武林的劫运。

上官婉倩蹲下身子之后，望了那紫衣少女一眼，道：“要我怎么帮忙？”

紫衣少女道：“你用左手按在他前胸的玄机穴上，右手运集真力，迫他行血畅流。”

上官婉倩两道目光，缓缓由徐元平脸上扫过，凝注在他右胸的伤口之处，说道：“他现在死了呢？还是活着？”

紫衣少女道：“一息仅存，心脉未停。”

上官婉倩道：“那是还活着了？”

紫衣少女道：“还没有完全绝气，但已距死亡不远，一盏热茶工夫之内，要迫出他身上部分毒血，然后再闭住他的穴道，这些事必须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如若拖延过久，他失血而死，纵有起死回生的灵丹，也无法救得他活了。”

上官婉倩道：“那你为什么要刺了他一剑呢？如若不是你刺他一剑，也不会这样危险了。”

她口中虽在抱怨，但双手却依照那紫衣少女的吩咐，左掌按在徐元平玄机穴上，暗中运气，畅和他的血脉。

紫衣少女轻轻掀起蒙面黑纱一角，望望徐元平的伤口，叹息一声，道：“如若不是我刺他一剑，现在已经没有救了！”

上官婉倩一运气催动他血脉之后，徐元平已缓和出血的伤口，突然又泉涌而出。

看到那喷射热血，上官婉倩心中忽然泛起无比的感伤，抬头望了那紫衣

少女一眼，幽幽说道：“你可是存心要我亲手弄死他么？”

紫衣少女道：“如若他真的死了，我就烧光这世间流传医书……”

她微微一顿道：“是咱们两个人弄死了他？”

上官婉倩道：“关我什么事呢？是你杀了他！”

紫衣少女冷笑一声，不再答理上官婉倩，静静望着上官婉倩迫出徐元平身上毒血的情形。

这时，徐元平半身衣服尽为鲜血湿透，望去使人惻然。

上官婉倩目睹其情，心头泛起无比的凄凉，纤纤十指，也开始剧烈的颤抖。

她抬头望了那紫衣少女一眼，问道：“怎么样了？”

紫衣少女默然不语，似是根本没有听到上官婉倩的话。

又过了一盏热茶工夫，徐元平的身躯突然抖动了一下。

上官婉倩停下右手，忍声喝道：“怎么样了，你可是要用内力逼出他身上所有的血么？”

紫衣少女冷冷说道：“稍安勿躁，要你停手时，我自然招呼你。”

上官婉倩心中虽是大感忿慨，但两只手却不由自主的又动作起来。

徐元平身上存血，似已被上官婉倩催运内力迫出将尽，伤口的涌血，变成了眼泪一般，点点滴出。

紫衣少女长长吁一口气，道：“好啦！”

上官婉倩应声运指，连点徐元平四处穴道。

紫衣少女不待上官婉倩再问，抢先说道：“现在，他身上毒血，已将放尽，只要再服一些去毒的药物，养息一阵，就慢慢好了！”

上官婉倩忽道：“我看他是难再活下去了，一个人身上的存血，被放将尽，哪里还能活得下去。”

紫衣少女缓缓站起身来，蒙面黑纱，在山风之中微微飘动着，莲步轻移，向前走去，神态从容，由上官嵩身前走过。

上官嵩手横着沉重的银剑，环目一扫四周，低声喝道：“站住。”话出口，人也同时跃奔过去，银剑一举，顶在那紫衣少女后背的命门穴上。

在他喝声出口的同时，梅娘、王冠中和那红衣缺腿大汉，同时发动，疾向上官嵩冲了过去。

几人去势虽快，但仍然慢了一步，他们尚未欺近，上官嵩闪动着寒光的剑

尖，已抵在紫衣少女背心之上。

梅娘首先倒跃而退，厉声喝道：“快退回去。”

王冠中和那红衣缺腿大汉，应声而退，跃落原位。

上官嵩仰脸一阵长笑，伸手一把抓住了那紫衣少女的左腕。

他出手用力甚大，但听娇嗯一声，疼的那紫衣少女，全身打了两个寒颤。

梅娘尖声喝道：“不要伤着她……”

上官嵩沉声喝道：“你们胆敢向前逼近一步，我就立时把她伤毙剑下！”

那红衣缺腿大汉暴急的叫道：“动了我师妹一根头发，你们父女就别望生离此地。”

上官嵩虎目圆睁，冷然说道：“老夫杀了她又能怎样？”

那红衣缺腿大汉，呆了一呆，不知如何回答。

王冠中轻轻咳了一声，说道：“上官堡主，有什么话说，尽管请讲。我们力所能及，无不答应。”

显然，这紫衣少女陷落人手，已使南海门气焰尽消。

梅娘竹杖一顿，长叹说道：“老身向不轻作承诺，今宵破例答应你们……”

上官嵩冷笑一声，接道：“上官嵩生平从不求人。”

梅娘突然一晃双肩，疾快无比的欺到上官婉倩的身侧，探手一把，扣住了上官婉倩的右腕脉门。

上官婉倩正低头望着徐元平放血后的反应，全神贯注，对身外之事，浑似不觉。

直待梅娘抓了她的的腕，她才似霍然警觉，但也只淡淡的回顾了梅娘一眼，冷冷的问道：“干什么？”

梅娘暗运功力，但却蓄劲五指不发，冷冷的说道：“要你爹爹松开了姪儿，我就放开你的脉穴。”

上官婉倩道：“谁是姪儿……”目光转处，只见上官嵩正扣着那紫衣少女的手腕，接道：“就是那紫衣少女么？”

梅娘道：“不错，快要你爹爹放了她！”

上官嵩纵然长笑，道：“如果老夫不放呢？”

梅娘道：“我就先杀了你的女儿！”

上官嵩道：“这紫衣女娃儿还要不要命？”

紫衣少女突然插口说道：“不要紧，你决然杀我不死，不信你就试试！”

上官嵩奇道：“什么？我杀不死你？”

紫衣少女道：“你手中有的是兵刃，不妨试试看呢！”

梅娘凄然说道：“姵儿，你发了疯么？”

紫衣少女娇声笑道：“我不是好好的么？”

梅娘道：“生死大事，岂是儿戏？你怎可以让他试呢？”

紫衣少女笑道：“他要是听了我的话，一剑把我杀死，你们不是可以摆布他女儿了么？”

上官嵩听得心头一震道：“老夫是何等之人，岂肯上你这个丫头的当！他们如何整治我的女儿，我就如何对你！”

这几句话问答之言中，已充分流露出这两个被人扣制着脉穴的姑娘的死亡，都足以使对方亲人们肝肠痛碎。

但也说明了，只要梅娘不加害上官婉倩，上官嵩也决不致加害那紫衣少女的生命。

王冠中沉吟了一阵，冷然说道：“上官堡主请再多考虑一下，最多你只有一击的时间，一击不中，就再无下手的机会了，但我们有足够的时间，从容不迫的摆布你的女儿！凌刚碎割，而且还让你亲眼看着！”

上官嵩目光环扫了四周一眼，冷冷答道：“我手中这柄银剑，有二十四斤之重，天下可用之剑大概无出这银剑重量之右了，它伴我三十年江湖行踪，从未有人在我银剑击中下，逃得性命……”

忽听上官婉倩叫道：“姵儿，姵儿，快些过来！”

那紫衣少女回过脸去，说道：“你叫哪个？”

上官婉倩道：“叫你呀！你不是叫姵儿么？”

紫衣少女道：“谁告诉你的？”

上官婉倩回头望了梅娘一眼，道：“这位老婆婆叫你，我听到了，没有人告诉我。”

紫衣少女举步欲行，但手腕被上官嵩紧紧捏住，难以摆脱。

上官婉倩低沉凄凉的叫道：“爹爹放开她吧！”

上官嵩道：“放开了她，只怕咱们父女，今宵就难以逃得……”

上官婉倩叹道：“生死有命，爹爹不用放在心上，我求你放开她。”

上官嵩缓垂下银剑，松开五指，道：“你走吧！”

紫衣少女活动了一下左腕，缓步对上官婉倩行去。

上官嵩银剑一挥道：“你们现在已无顾忌，哪一个先和老夫动手？”一挥一下手中银剑，凝神而立。

那红衣缺腿大汉，一顿铁拐，纵身欲上，却被王冠中一横两仪尺拦住了去路，低声喝道：“二弟不可莽撞出手。”

只见那紫衣少女走到上官婉倩身边，牵着她一只手，一同坐了下去。梅娘微一犹豫，自行放开了上官婉倩的右腕。

上官婉倩目光投注徐元平身上，问道：“他刚才又挣动了一下……”

紫衣少女接道：“你一定要救他么？”

上官婉倩点点头，道：“他一直认为我迫他服下毒药，我要把他救活，告诉他我没有对他用毒。”

紫衣少女叹道：“好吧！我答应你，但我一生从不愿吃一点亏，我要救了他，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上官婉倩道：“什么条件？”

紫衣少女道：“说来容易，做去难，只怕你难以信守。”

上官婉倩道：“只要我能力所及，无不答应。你不用卖关子，快些说吧！”

紫衣少女道：“我一生做事，从不愿陷入绝境……”说话之间，探手入怀，摸出一双羊脂般的玉瓶，接道：“这瓶中是我们南海门的腐心神丹，服下之后，一个时辰之内，腐心剧毒，即将深入内脏……”

上官嵩只听得虎目圆睁，怒声喝道：“什么？你要我女儿服用这等绝毒的药物么？”

紫衣少女冷冷的接道：“我要是有意让她服用，也不会对她说明了。如若我说这瓶中药物，是我们南海门中灵丹，服用后，能够延年益寿，增长内力，不知你信是不信？”

上官嵩轻轻咳了一声道：“这个，这个……自然是不信。”

紫衣少女道：“我说出了这瓶中是绝毒的腐心毒丹，如若你的女儿自愿服用，自是不干我事。”

上官婉倩道：“你一直说下去吧！我倒要见识一下你用什么方法，能让我甘愿服此毒丹。”

紫衣少女道：“事情很简单，你要我救他性命，就得答应我一个条件，但我不愿使你觉得太为难，因此提出两个难题由你自己选择一个……”

上官婉倩道：“第一个是要我服下腐心神丹了？不用再说啦！你说说另外

一个吧！”

紫衣少女道：“另一个更简单，只要你立下重誓，他的伤势好了之后，你不和他说一句话，也不许帮他一件事，就成啦！”

上官嵩高声接道：“这很容易，倩儿快答应吧！”

上官婉倩幽怨的望了老父一眼，轻轻叹息一声，问道：“服下这腐心神丹之后，不知还能活多久？”

紫衣少女道：“不要紧，只要你能按时服用解药，三五年也死不了，但如不服解药，七日内五脏六腑腐烂而死，我可以先给你三粒解药，每月服用一粒。”

上官婉倩沉吟了一阵，道：“我就试试你们南海腐心神丹。”

紫衣少女娇笑道：“那很好。”伸手取过玉瓶，打开瓶塞，倒出来一粒粒绿色的丹丸，道：“你吃下去，我立刻就动手救他，一顿饭工夫之内，我可以使他复生。”

上官婉倩接过毒丹，两滴热泪，滚下双颊，幽幽说道：“爹爹，我知道这选择将伤到爹爹之心，但望爹爹原谅你的不孝女儿了。”

上官嵩早已激动的全身抖动，颤声说道：“孩子，你可是发了疯么？”

上官婉倩淡淡一笑，举手把一粒腐心毒丹，投入口中。

紫衣少女道：“此丹绝毒，入口后就化成溶液，毒随血行，侵入肺腑，你如妄想把它藏入口中，那可是自找苦吃……”

上官婉倩怒道：“你不必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早已咽下去了，不信你瞧瞧看！”说完，果然自行张开了樱口。

紫衣少女又探手入怀，摸出了一个小巧的碧玉瓶子，倒出来四粒白色的丹丸，说道：“你倒是很守食用，这三粒解毒灵丹，你要好好收存着，十二个时辰后服用一粒，此后每隔一个月，再服一颗，三粒灵丹可保你三个月无恙。”

上官嵩一颗心随着女儿服用下的毒丹，直向下面沉去，过度的激动和伤痛，使他的手足瘫软，近在咫尺，竟然无法及时抢夺下女儿手中毒丹。

在他想来，上官婉倩不致任性到明知那丹药绝毒无比，赌气服用，却未曾料到她竟然真的把一粒毒丹服下。

那紫衣少女似是也被上官婉倩服下毒丹的豪情所慑，轻轻的叹息一声，伏下身子，迅快的扶起徐元平左肩，低声对上官婉倩道：“快把你手中那白色的丹丸，给他服用一粒。”

上官婉倩依言施为，捏开徐元平的牙关，把一粒白色丹丸，投入徐元平的

口中。

紫衣少女低声说道：“听我吩咐，推拿他身上穴道。”

上官婉倩瞪了那紫衣少女一眼，道：“有一天我总要把你斩死剑下！”

紫衣少女娇脆的一笑，道：“此后岁月，你将尝试到奇毒腐心之苦，自顾不暇，哪里还会有时间记恨于我……”

她微微一顿，又道：“现在快推拿他项间‘天窗’、‘廉泉’二穴。”

上官婉倩依言，双手各按二穴，开始推拿。

紫衣少女低声说道：“每穴推拿十次，移到‘缺盆’、‘气舍’二穴之上。”

那紫衣少女不停口述，上官婉倩依言施为，片刻之间，又连续推了徐元平“中府”、“神藏”、“步廊”、“大包”、“承满”、“太乙”、“天枢”、“冲门”八处大穴。

上官嵩经过一阵调息，激动的心情，逐渐的平复下来，突然一上步，把手中二十四斤的银剑，架在紫衣少女头颈之上。

上官婉倩低声说道：“爹爹，别伤了她！”

紫衣少女头也不转的冷冷说道：“杀了我，他将亲眼看到他女儿，身受那剧毒腐心之苦，七日七夜呻吟不绝，声声断肠……”说完，突然举起双掌，重重的击在徐元平前胸之上。

她这两掌似是用力极猛，击在徐元平前胸之后，徐元平突然睁开了双目，挺身而起。

紫衣少女却迅快的站了起来，举步欲行。

上官嵩银剑微一加力，硬把那紫衣少女举步欲行的娇躯，重又按坐在地上。

一个念头，闪电般由上官嵩脑际掠过，暗暗忖道：此女娇嫩的有如平常之人，只要我微一用力，她就似承受不住，难道她不会武功么？但她口述人身要穴，如数家珍一般，不像毫无武学基础之人。

他在忖思之间，白发苍苍的梅娘，却悄无声息的举手按在上官婉倩的背心之上。

上官嵩目光一瞥，冷然说道：“你如伤了我女儿寸肤一发，我立时把这女娃儿斩毙剑下。”

梅娘道：“我只要微一加力，即把你女儿心脉震得寸寸断裂。”

上官嵩道：“她已服用下剧毒之药，难以活过三月……”

徐元平左手按在胸肋间的伤口之上，右手一探，捡起地上的戮情剑，手腕